

一方小院

■ 梁占庭

拿着时间煮茶，在一方小院，沉淀着清朗的思绪。

老友发现的这座小院，竟就藏在隔着小区的马路对面，像是被遗忘的世外桃源，静静矗立在两片高楼之间。玩了局“骰蛋”，起身活动下筋骨，思绪便在脚下蔓延。

小时候，家里东面也有爷爷用柳条栽出的围墙，形成一个小院，确切说应该是个小菜园子。茄子辣子洋柿子、豇豆蒜苗茴香菜，种类繁多，生机盎然的夏天，解决了家里常吃的菜品。小孩子的我，关注力并不在地里面，而是在爷爷爷扎的柳条围墙边。从五月开始，围墙上自然地爬满两种植物。

一是被称作“羊脑弯弯”的爬藤类植物，到现在也不知道它的学名是啥，扁小的叶子穿插其间，开着奶白色的小花，吸收了日月精华后，便结出一种长约五厘米、粗约一厘米的果实，像极了微缩版的猪大肠辣椒，从藤蔓上掐下来，果实根部涌出一滴像羊奶似的液体，猛地嘬一口汁水，也顾不得洗了，双手轻轻蹭几下，便一段一段地品尝起羊脑弯弯的果实，香甜可口。偶尔有漏网之鱼，发现它的时候已经变老变黄了，最终在阳光的照射下，爆裂出柳絮般的绒毛，裹着细小的种子飘出，静待来年的生发。

另一种也是爬藤缠绕草本植物，常见且深受人们喜欢，学名夕颜，俗称喇叭花。未待清晨第一缕阳光泄下，五颜六色就挂在栅栏上，有常见的蓝紫色和紫红色外，它还有桃红色、绯红色、粉红色、大红色，以及白色、黄色、青色等等，蓝紫色最合我心，深沉中迸发着激情。牵牛花偶尔还带着几滴露水，越发娇嫩袭人，花高高伸出向着阳光，坚韧且执拗，高挺着头颅不屈不挠。我常摘下几朵，掐掉牵牛花的喇叭口，轻轻地拉扯一下花根与花茎，一个时尚的耳坠就形成了，挂在妹妹的耳上，一摇一晃，煞是好看，咯咯的笑便直冲云霄。但待到花期一过，花尾会结出牵牛花的果，活脱小灯盏盏，低垂着头，尽力寻找着合适的土壤，然后悄无声息把种子弹落，静待来年春天的再次绽放。

菜园子的东北角，有棵沙枣树。沙枣花开的时候，爷爷总会折几枝插在他喝完的金徽大曲的白酒瓶里，放一瓶在他的房间，给一瓶让我放在爸妈的房间，那种香甜好闻一段时间都会弥漫在屋里的每个角落。花蔫了，我们这屋的已然扫地出门，爷爷却舍不得扔，“还有香味呐，再闻闻，再闻闻……”直到金黄色的小花跌落在桌面，倒映在桌面玻璃板下的照片上，时光的斑驳穿越时空，勾起无限的回忆。等我长大，爷爷已经去了，我常常想起这一幕，一抹花

香，会不会让爷爷想起早逝的奶奶，也许奶奶曾深爱着沙枣花，不得而知。

几声清脆鸟鸣，打破了我的思绪。脚下的大理石板之间充斥着嫩绿的苔藓，几步开外的地方月季花笑着，院墙边一排近两米高的翠竹，没有一点摇晃。院中一口花开富贵图案的景德镇烧瓷大缸，几尾锦鲤悠然自得，三两片睡莲的叶子飘着，不见花开撩人，却满满的诗情画意。一只茶色的猫，压根不理睬我走过来，印象中滴溜溜的眼睛慵懒地看着远方，像在思索，又像是睡眼朦胧。跳不进缸里，觅不得鱼腥，也许心里是酸酸的吧。我伸出手，抚摸几下猫颈和猫背，像是老熟人，它伸伸腿没发出一声。

在这样的院子里，其实可以做很多事。靠着凉亭的木扶手看会心仪的书，心如止水的影子也会拉得长一些吧；空地上种几株兰花，用细长的叶片撑起时光揉碎的骨气；晒一大盆自来水，让那几尾锦鲤能更惬意地游荡在狭小的空间里。到了夜晚，煮一壶清茗，嚼几颗马牙瓜子，用留香的唇齿咬出一个超然物外的躯体做自己。

抬头看看不见星光的天，低头瞅瞅千人一面的路，哪里有什么牵挂，舒适地活在当下最重要。院中一根晾绳上，挂着两块桌布，一块深紫，一块幽绿，配着清雅图案，为这所院子增加了几分生活气。



小院落 碧云 摄

横梁上的时光

■ 何小雯

我坐父亲的车横梁的那些年，过得很快乐，如同森林里的一只鸟儿，整天叽叽喳喳，飞翔在湛蓝的天空下，茂密的丛林里；听一朵花开的声响，一滴雨落的颤音；看一团白云的幻化，一株小草的拔节。一切的一切，都在歌唱快乐的谱章。

那辆帅气的二八大杠永久牌单车，是那時候家里少数值钱的大物件之一。母亲爱其如命，恨不得把它供起来，使它丝毫不受伤不受累。逢年过节、春耕农忙，母亲才舍得用车。

父亲为人老实，一辈子都习惯了听从母亲的，而在对待单车的态度上，他竟和母亲有了分歧。父亲觉得车子不是摆设，它生命的意义是奔跑在路上，如若载上我，这个意义就能翻几倍。

我喜欢坐车横梁，可以看到眼前开阔视野里移动的风景，一帧一帧的，不重复，不乏味，清新又迷人。父亲喜欢我坐车横梁，他随时一垂眸，或是余光中一瞥，就能看到扎着两根小天线的我，我可爱爱的，浑身有力，满是阳光与明媚。我一路晃着黑黑的小脑袋，胡乱挥着蹬着小胳膊小腿，偶尔突然松开双手，伸进风里去，想要抓一把风的温柔。父亲从来不斥责我的随心所欲，他有他的世界，我就是安全的。而我也仗着这份底气，尽情享受童年的快乐。

父亲凡是有点时间，就会带我坐横梁到处耍，

为此没少挨母亲责骂。那时候的乡路多是黄泥土路，大大小小的石头，带着棱角、锋利，像一个个调皮的小陷阱，扎根在颠簸的乡间小路上。母亲生怕这些小石头伤了车子的轮胎，那她会心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的。

我却深爱着车子行走在破烂的泥路之上的感觉，就像在沙泥作的纸张上率性涂鸦般，神奇而美妙。为了更好地看见车轮子印在沙泥上的画，我常常坐得不安分，在横梁上扭来扭去，探头出去看左边，看右边，随即大呼小叫，拍着父亲黝黑的脸庞，示意他看地面如画的印痕。

父亲会在雨过天晴之后，招呼我坐上横梁，到村尾扬谷场旁的一大块空地那溜车。空地有许多积泥，大多是塘泥，密度大，雨水淋过后软中有实，既不会软烂如浆，又不至于硬邦邦的。车轮子碾过，留下一道深深的痕迹。父亲载着我，一遍又一遍从它们身上碾过，四方形、圆形、三角形、菱形……父亲将快乐经由横梁送给我，又将知识藏进快乐启发我。我的几何启蒙就是坐在横梁上，居高临下的，看着单车轮子在塘泥上印下的痕迹而完成的。

我们父女俩在外面溜车的话，总免不了互相提醒着，要记得在回家之前把车轮子厚厚的泥巴冲洗干净。有时候我们玩疯了，忘了此事，那下场就会让惜车的母亲狠狠批评一顿。即便如此，下一次，父亲还是会带我偷偷溜车去。

我常回想过去的静谧，朋友调侃我老了才会不断回忆。其实不是身体老了，也不是心老了，而是对慢节奏的生活更加渴望了。又想起，小时候家里的土炕，铺着粉色印花的炕面儿，炕上整齐叠放着一床龙凤呈祥图案的大红面的被子、一床五子登科深绿面的被子，压着两条碎花的褥子，成长了父母的青春，温暖了我和妹妹的童年。我在想，把头裹进院里那块桌布里，阳光的味道应该更浓一点吧。

“来了喂！继续骰蛋！”我讷讷地，愿想被打断，不情愿地迈出腿。

回头望望那座可以看书和聊天的凉亭，突然觉得点孤寂了起来，要是能在旁边配上一架枝繁叶茂的葡萄，才叫一个美。但在南方油城确实无法实现，怅然。

这样的院落，最近常飘在我的心里，只要想起来，就能让我心痒痒，沉静伴着冲动。想起妻偶然的一句话，“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一家人安静朴素的生活，就很好！”我当时嘴上自然是反驳的，心里却是向往的，嘴硬是因为放不下现在。

让我先在心中升腾出这样一座院落吧，也能把诗情画意布满角落，也能把柴米油盐生出烟火，还能把阳光雨露酿成醇厚香甜的酒。这座小院，不久的将来，就会充盈喜气洋洋的俗气，也会是两情缱绻的温暖。

人到中年

■ 庄家银

爱
钉子越扎越深
墙子越痛越甜蜜

陨石
一颗陨石
有人说它勇猛
有人说它坠落
最后

它开口说话：
世界那么大
我就想走走

舌头
把我已牢牢套紧的
一根绳子

一生

一个人的影子
站起来
就成了墓碑

放生
每一天醒来
都是上苍把我
放生

补牙记
牙齿
完整补回了
用餐时
刚举起筷子
我看见那条鱼
对我双眼怒凸

座右铭

在死去的每一天里

活过来
失明者
太阳和月亮
是他的另一双眼睛

意想不到
有人
被一道彩虹
压死了

人到中年

我不再沉醉于
夕阳铺开的满天霞彩
而是远远逃离
生怕听到
它坠入夜海
那一声巨大的回响

初夏听蝉

■ 行知

已是初夏，树木蓊郁，花草葳蕤。天气渐渐热了起来，空气中隐有一丝浮躁的气息。在一次充足的午间睡眠后，我将醒未醒，于朦朦胧胧间，忽然听到一阵阵“谢——谢”的叫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遂起床查看，原来是知了在鸣叫。

声音是从窗外一棵高大的白玉兰树上发出来的。树叶叠翠，看不清蝉的样子与数目。只能循着这清越激昂的叫声，于脑海中勾勒蝉的模样：肥头宽额，晃悠着一对铃铛似的大眼睛；身圆背青，颤动着一双薄纱般的长羽翼。顾盼生姿，玲珑可爱。

记忆中，孩童时我挺喜欢蝉。夏日燥热的课堂，小伙伴们总坐不住，眼睛时不时瞄向操场。操场边高大的相思树上透出蝉鸣声，树下更有好玩的游戏，运动单车，像一个个救世英雄一样出现。记得有一次，贪玩的我把母亲平日舍不得用，只有在探亲访友时候才舍得抹上的雪花膏霍霍完了，一罐剩五分之四的雪花膏，被我喜滋滋地，全涂抹掉了，脸蛋、胳膊、手指头、小腿……我全身香喷喷的。当我从自我陶醉中醒过来，看到气得七孔生烟的母亲正瞪着我，脸都气变形了。骂出一句“你这挨千刀的鬼崽子”随即抄起墙角的扫帚，奔我扑过来。

我夺门而逃，口里大喊父亲。父亲刚好骑车载我回家，见状急急把车停住，右手扶车，左手伸出来迎我。我像个猴子，从父亲为我打开的安全门，一跃而上，稳稳坐上了横梁，手一挥，我的快乐就出发了。母亲在后面扯着嗓子骂，我耳边突然飞过母亲的一只拖鞋，它连我一条头发丝都没碰着就沮丧地掉下地面了。我和父亲对视一秒，然后齐齐发出惊天动地的笑声，电线杆上的鸟儿轰一下被我们的笑声震得四处飞蹿。

普通平凡的父亲，一生清贫，他给我的财富不多，却让我一生享用不尽。一如那段横梁上陪我度过的快乐时光所滋长出来的爱与温暖，便足以令我终生受益。

童年的欢趣倏忽远去，青年的烦恼便已来临。烦恼多了，连带着讨厌蝉了，或者因为觉得它的叫声变嘈杂了，或者因为它自己心浮气躁，听到的都是噪音。

如今，随着学识的增加及阅历的增长，对蝉，我又有了不同的认识与领悟。

泡一壶茶，听着蝉鸣，在袅袅的茶香中，思绪随着忽高忽低的蝉鸣游走飘荡，神驰万里！

蝉遵循自然规律，感知合适的时令，洞察隐居和活动的时机。它在黑暗潮湿的泥土里经

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蛰伏，才来到世上约九十天的生命，虽出身卑微，生命短暂，却品行高洁。它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清世间的一切昏暗；历经多次蜕皮的磨难，才有涅槃重生的英姿。它时而高飞，时而休憩，总栖息于高枝，姿态曼妙，临风吟唱，胡然而鸣，戛然而止，声韵优美。饿了吸取树汁，渴了饮用清露，出淤泥而不染，处世俗而不媚。

蝉的品行高洁，令无数文人墨客吟诵称道。有盛唐虞世南的《蝉》，诗云：“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句句写的是蝉的形体、习性和声音，而句句又暗示着诗人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物我互释，借物喻人。人格化了的蝉与君子那种清华隽朗的高标逸韵是相通的。诗中蕴含了一个真理：品行高洁的人，并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借（例如权势地位、有力者的帮助），自能声名远播，正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那样，“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蝉在古人的生活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物品，备受人们推崇。古代的士大夫爱在帽子上绘画蝉纹，且常以玉蝉作为饰物、信物，用来表现自己崇尚蝉高洁的品行。电视剧《琅琊榜》中有一段戏，梅长苏以玉蝉为信物，请动名满天下的周玄清老先生出山为其办事，周老先生问及玉蝉寓意，梅长苏对答“实澹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声微微而弥厉兮，似贞士之介心”，蝉如同贞士、君子，都具有正直清高、与世无争的品格。

夕光慢慢暗淡了，窗外的蝉声却大作起来，“知了——知了”，它们是加入了新成员，还是感知光影的变化，赶在夜幕降临前再来一首大自然的清越华章？这雄壮的奏鸣曲，将我从神思遐想中拉回现实，我的心灵也跟着透明澄净起来。

少年听蝉，听到的是喜悦与无邪；青年听蝉，听到的是聒噪与虚浮；而今中年听蝉，领略到的是一份澹泊与高洁。窗外蝉鸣不止，我知道，这空灵의蝉鸣声将伴随我整个夏季与秋天，乃至余生！

第二十二章

-1-

上章说到龙涛明和韩小倩夜游江南市的母亲江——流花江。流花江的历史地位前面介绍过了。为什么叫流花江呢？

江南市老百姓有个传说。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也就是南北朝和隋朝初年，那时战乱不断，改朝换代频繁。因位处江南僻地，山高皇帝远，当地豪强便私自独立，自封为王，这些“土皇帝”为了对抗朝廷讨伐，加征苛捐杂税，强抓壮丁充军，搞得民不聊生。而此时，诞生了一位忠贞朝廷，维护国家统一的女中豪杰冼太夫人。她组建部队，专门征讨闹分裂行暴政的“土皇帝”。有一年春天，冼太夫人率领部队在流花江岸，打败了一个实力非常强大的陈姓“土皇帝”，为国为民除了大害。当地老百姓为了表达谢意，得知这位年轻的女统帅平生最喜欢鲜花，便自发采撷成千上万朵五彩缤纷的鲜花投入到江里，让满江花浩浩荡荡漂流而下，敬献给冼太夫人。自此，这条江便改名为“流花江”。

流花江经江南市地段，从空中俯瞰，线条恰似女性丰满的胸脯。据此，历代不少风水大师断言，江南这块土地，古今和未来，必定诞生许多举世奇才的女性英豪人物。说起该河段最美的风光，当属胸脯最凹处至左峰两岸。左峰是江南市城区，也是与水流湍急的状元江汇流处。这段江景可谓美不胜收，为游客必观之景，也是江南市许多新婚男女结婚当天喜经之道。两岸山不高，但九曲起伏，延绵数十里；两岸林

◎ 小说连载 ②

不茂，但形状鲜活多样，恰似江南市“四大瓜果”——蒲瓜、南瓜、丝瓜和香瓜的形貌；两岸色亦不同，每隔数里，土地从暗红、鹅黄、纯黑到浅白自然变色。改革开放后，两岸装上灯饰，晚上简直是五色斑斓、溢彩流金。游过流花江夜景的人，无不流连忘返，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龙涛明高考那年，参加江南市教育局举行的中学生作文比赛，便以《流花江啊，我魂牵梦绕的母亲江》为题获得了一等奖，黄丽雨则获得二等奖。从小饮着流花江水长大的龙涛明，对这条母亲江有着深厚的感情。龙涛明爷爷名叫龙嗣，年轻时是流花江上的纤夫和撑船工，凭借身强力壮又能干，到中年时积攒了一笔小钱。他向工友再借来一些凑够数，顺利买下一条木船，并娶回一位工友的女儿做媳妇，从此过上了船家生活，靠着打鱼和江上运输养家糊口。江南地区有句俗话说叫“冢家无屋贼无村”，这“冢家”指的就是龙嗣这样以船为家的人。解放后，新社会把这些无屋无村的人集中起来，在流花江边坡头镇办了一个东风农场，龙嗣这才带着一家人结束了居无定所的日子。

考上大学后，龙涛明曾和长兄一起郑重其事地向爷爷询问家族史。龙嗣哈哈一笑，幽默风趣地说：“你祖先可厉害啊，是东海龙王。”随后向他们兄弟二人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也红

■ 阿明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又遇旱涝无常，人祸天灾之下民生多艰。那时，流花江没有桥梁连通，过江只能靠摆渡。一个漆黑的夜晚，摆渡老人运载了一批逃难者，在返回北岸时，发现船舱内遗留下一只小木盆，盆中沉沉睡着一个出生不久，用单薄破衣裳包裹着的小男孩。老人善良，便把他收养为儿，起名“龙仔”。小时候，老人常跟龙仔说：“你是东海龙王的儿子，有一晚他把你送到我船上就走了。”等到龙仔长大，要结婚了，觉得“龙仔”这名字不好听，就自己改名为“龙嗣”。

龙涛明同韩小倩恋爱后，韩小倩说自己祖籍山东，问龙涛明祖籍是哪里？龙涛明一本正经地回答：“祖籍东海，祖先龙王。”逗得韩小倩一阵哈哈大笑。

这晚，龙涛明给韩小倩庆生，两人沿江乘车来到了当年收养龙嗣的旧渡口。这里早已是旧貌变新颜，如今一条六车道大桥飞架南北。大桥下，江岸两侧分别建有两个足球场宽的观景台，整排大小不一的游船停靠一旁。游船线路是先从北岸顺江而下，到了状元江汇合处，再转头靠南岸逆流而上，来回一趟大约两小时。

下车时，北岸观景台上已是灯火辉煌，游客如织。龙涛明和韩小倩走近一看，观景台靠江侧栏杆旁搭建了长约二十米，宽约十米并铺着红地毯的舞台。舞台背景用的是

流花江一带的航拍风景图，上面印有白底红边的“江南最美‘发财等你’八个大字。原来，今晚团市委联合市商务局、电视台，在此举办江南市招商引资宣传推介晚会。听说，团市委组织邀请了近百名青年企业家到现场，正在观看会前的暖场歌舞表演。

龙涛明内心是不想凑这种热闹的，但看到韩小倩一脸兴奋，十分感兴趣的样子，不想扫了她的兴，便改变了主意，随着韩小倩一起走近舞台。此时，省歌舞团女高音演员高小丽在舞台上演绎名曲《在希望的田野上》。

他们俩正欣赏得入迷，冷不丁一旁冒出个人，突然向龙涛明打招呼：“老同学！龙厂长你也来啦?!”龙涛明循声望去，还真是老同学——站前派出所所长欧光华。“你怎么在这儿?”龙涛明问。“这不是被市公安局临时安排来维持秩序嘛!”欧光华正了正帽子，提高音量回他。站在龙涛明左手边的韩小倩，听出是欧光华的声音，也侧转头来。欧光华见竟是韩小倩，有些惊诧，但反应很快地补上招呼：“师妹！你也来啦?”欧光华一直称韩小倩父亲韩劲为师傅。

没想到会在这里偶遇欧光华，韩小倩一时羞赧，脸色微红地同欧光华点了点头。龙涛明相对淡定，随口找了个理由：“厂里来了几个客户，提出要夜游流花江，

我和小倩就陪他们来了。”欧光华这么个人精哪里会信，前后左右看了看，拉过龙涛明往后退几步，挤了挤绿豆眼：“老同学别逗了，你艳福不浅啊！什么时候请喝喜酒?”

龙涛明没有接话，反问道：“光华呀，我听说你做‘水货’，这段时间赚得盆满钵满。看你这上面写着‘发财等你’，你是不是就冲着发财来的呀?”欧光华顿时添了几分神气：“我是赚了几个小钱，但与你们大企业比，不过是起重机吊鸡毛——不值一提。”说到这里，欧光华像突然想到什么似的，用力按了一把龙涛明肩膀，抛来一句“你等一下”便急匆匆走开。

龙涛明靠近韩小倩，附在她耳旁说：“今晚熟人多，我们走吧。”善解人意的韩小倩“嗯”一声后随龙涛明移步向江边游船走去。这时，身后快步走来几个人。其中一人的声音先追了过来：“涛明老同学，等一等!”龙涛明虽然背对那几人，但也辨出了喊住他的是团市委书记李沁，顿时心中一阵懊恼，后悔今晚不该来这里夜游。

“永远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样先来。”这句流行语对眼下的龙涛明和韩小倩而言，是“意外”先来了。他们俩恋爱，本是光明正大的两情相悦、心心相印，但无奈遭到韩小倩父亲极力反对，龙涛明想通过时间来消磨阻力，因此和韩小倩保持秘密恋爱，目前还不想让别人知道。

闻声停下脚步，龙涛明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该来的还是来了，直接面对吧。”于是坦然转过身。迎面走来的是李沁、欧光华，和电视台副台长黄丽丽、青年企业家协会秘书长陈小雅。